

華俄後裔的 別致風情

大草原之旅



這對中俄異族夫婦，數十年來相處得十分融洽



中俄通婚的歷史見證



又到下午茶時間，圍在一起喝奶茶、吃果醬麵包，一樂也

馬耀俊·圖文

在內蒙古東北部倫貝爾盟額爾古納旗境內，差不多有一半人口是「混血兒」（當地慣稱華俄後裔），他們一方面保留了中國人的傳統生活方式，但另一方面卻滲入濃濃的俄羅斯習俗。

去年八月，我趕到倫貝爾盟大草原採訪之便，再由海拉爾乘車北上額爾古納旗專訪華俄後裔。

高鼻藍眼棕髮的華俄後裔

額右旗地處倫貝爾盟的最北部，北端的恩和哈達距黑龍江的「北極村」僅有數十公里，西面僅隔黑龍江上游額爾古納河與蘇聯相望。額右旗的旗政府所在地為布達林鎮，南距海拉爾只有130多公里，此一帶為倫貝爾盟大草原的北緣，多為丘陵地帶，由於地理及交通的關係，額右旗的鄉鎮多集中於南面，北部只有吉拉林和奇乾的人口稍為集中。

來到布達林鎮之後，我發覺原來鎮上也有不少華俄後裔，他們的輪廓樣貌與漢人大大有別，不少是高鼻樑、藍眼睛、啡色頭髮的，但細看却又有些像中國人。在導遊的帶領下，我探訪了多戶華俄後裔的家庭，但都見不着由純漢人和純俄人組成的家庭，可能經過了數十年的時間，這些華俄後裔的祖輩已相繼老死，剩下來的可謂少之又少。後來我聽到在距中蘇邊境不遠的黑山頭鎮還有一戶這樣的人家，兩老仍然健在，為了獲得最真實、直接的資料，於是我又驅車直往黑山頭鎮去訪問他們。

夫妻用俄語交談，父子却講普通話

黑山頭鎮是一個十分簡樸的小鎮，傍倚根河，離中蘇界河額爾古納河僅有十餘公里，居民不少是華俄後裔。我拜訪的一家的男主人名郝清林，原籍河北，高齡八十六，但我到他家時還見他在屋內幹活，手脚不慢，精神甚佳。當他獲悉我到來的目的後，非常客氣招呼我們坐下，還叫他那俄裔妻子過來和我聊天。郝太太外型慈祥端莊，年紀也接近八十歲，雖然我沒有看過她年輕時的照片，但也可想像到她當年一定是位漂亮的俄羅斯姑娘。她說普通話不太流利，所以平時在家裏跟郝先生及子女都是以俄語交談，但郝先生跟子女講的却又是普通話，這種語言組合也真有趣。事實上，華俄後裔家庭一般都以俄語為最主要的語言，但工作上却講普通話。

當問及郝先生為何從河北跑到東北來時，郝先生表示當時老家生活不好，21歲便來到這裏來找生活，一直幹賣氣力的活，曾到過蘇聯的伊爾庫次克、伯力、海參崴等地工作，前後在蘇聯工作了十二年才返回中國成家，與現時的俄裔妻子結婚。至於郝太太，四歲便隨姑姑到中國來，雖然與夫婿算是異國情鴛，惟多年來一直相處融洽，育有四子一女。大兒子今年已五十六歲，現在蘇聯海參崴定居。

看到郝先生夫婦侃侃而談他們的往事，再看到那些陳年的照片，真覺歲月如流，他們兩人正是活生生的歷史見證。

吃俄羅斯大麵包、喝羅宋湯

離開黑山頭鎮，我再北上三河、恩河而抵吉拉林，沿途又探訪了多戶華俄後裔的家庭，發覺他們的生活方式仍保留了濃厚的俄羅斯色彩。就以吃方面來說，他們最愛吃俄羅斯大麵包，每個家庭幾乎都有土製爐，用來烘製麵包。平時早餐及「下午茶」時間，鄰居總會相約聊天，喝奶茶，吃麵包，還用大興安嶺的野果如紅豆、都柿製成果醬塗在麵包上一塊吃，十足俄羅斯風味。此外，他們還喜歡喝湯，俄語叫湯為「蘇伯」（普通話意譯），音調有點像英文的「Soup」，他們的「例湯」多用蘿蔔、番茄、青菜為材料，再加上些牛肉，煮起來其實就是我們熟悉的「羅宋湯」，又會叫「湯」。

在中國內地挑東西用的担挑多是直的，但華俄後裔至今還是慣用俄式的彎弓担挑，雙手不用彎曲便可把住所挑的東西。

土製桑拿浴室「益街坊」

近年香港潮流興桑拿浴，沒想到這玩意其實早在額右旗流行，真令我大跌眼鏡。只要能力負擔得起，華俄後裔家庭多在家裏院子另蓋一桑拿浴室，浴室內近門口處，用巨大的花崗石塊搭成一個爐頭，下面生火，上面放上一個大水桶用來燒開水；另一旁放了一張長形的抬椅可供坐臥之用。由於這種「桑拿浴」需要大量熱水，使浴室的溫度加升，故此洗澡前幾小時便得預先生火燒水，所用的木柴也就不少，所以家裏哪一天燒水洗澡，真可謂大事，有時隔鄰左右亦會聞風過來一齊嘆香汗，反正木柴也是要用這麼多，多個人坐在浴室內聊天，還不會太悶呢。

在浴室內「燻汗」，如想加熱，只需用勺子舀水在滾燙的大石塊上，「噠」的一聲，蒸汽冒開，溫度又再升高。當地還習慣用柳枝紮成一小帚，在燻汗時往身上打，據說這樣能把積在皮膚上的污垢清除。待燻得差不多後，用香皂塗身再以熱水淋身。

現時在一些華俄後裔的家庭，特別是老人家還健在的話，間中亦會見到一些俄製的老古董，即如手工精美的銅水壺、簡單輕便的手搖紡織機及酷似手風琴的扣子琴等。

至於居民平時出入普遍通用一種叫「哈朵克」的馬車，車身為長方形，後輪比前輪要大，用生鐵鑄成，搭在馬匹的鞍轡呈一百二十度彎曲，這都和內地的馬車有很大的區別。

屋前花園屋後菜園

和東北其他中蘇邊境城鎮一樣，華俄後裔住的也多是「木刻楞」，一種用原木枝蓋而成的俄式平房。額右旗地廣人稀，每戶人家都幾乎有一院子，自成獨

立天地，通常屋前多闢作花園，種上色彩繽紛的花兒，我發覺其中竟有鬱金花，這種花主要用作觀賞，花瓣很大片，很好看，主人想替我取些花籽讓我帶回香港，我連忙擺手兼搖頭。繞到屋後，又是一片菜園，種滿了番茄、白菜、矮瓜、薯仔等果菜，原來這裏日常吃的蔬菜多是自己種的，怪不得街上鮮有賣果菜的攤檔市場。菜園的一角還有地方養豬、雞、鴨等，除主食外，其他副食品差不多可以自給自給。

當我步入屋內却更加感到驚訝，深覺對木刻楞不可以貌相。原來華俄後裔家裏一般都佈置得很講究，而且面積甚大，單是客廳便差不多有四、五百呎，真令為住屋發愁的香港人羨慕。而且，地板擦得閃閃亮亮，不少傢俱還是帶有俄國風格的，比起香港見到的北歐傢俱又多了幾分莊重沉實的感覺，未知是否這裏的生活比較優游。我發覺華俄後裔很懂得享受生活情趣，他們普遍都喜歡在屋內客廳放置盆栽，綠化居室，而且品種繁多，有萬年青、夜來香、君子蘭、吊蘭、雲松、台灣竹、柳桃花、蟹爪蓮、水仙、八寶樹等……簡直像「花店」一樣，有些還長到天花板那麼高呢。而窗台更可用来放置西瓜、番茄、花生等瓜果。

既過中國節日也過俄式傳統節日

華俄後裔絕大部份到現在還是信奉東正教。由於附近沒有教堂，他們平時多在自己家裏做禮拜，所以每一家的西南或東南牆角多安放了聖母和耶穌像，不過年青一輩對宗教信仰就比較淡薄。

他們不單只慶祝歡度中國的春節、端午節、中秋節……，還要過像柳條節、巴斯克節等俄式傳統節日。他們一年的節日加起來要比我們多一倍。像四月份，中國有清明節，他們還有巴斯克節，大意是慶祝耶穌復活。這天他們家裏都會弄很多好吃的東西，大家聚首一堂大「擦」一頓。等到五月份，春天來了，青草長高，又屆柳條節；六月份，天氣和暖，便是潑水節之時，大伙兒到河裏潑水，並用柳條沾水打拍；待到隆冬來臨，鬼節又到，他們又會扮鬼扮馬，把自己打扮得古靈精怪，晚上串門鬧客，玩個痛快，有點像西方人的萬聖節。

居民常往蘇聯探親

帶着一部份俄羅斯人的血統的華俄後裔，現時還有不少親戚在蘇聯定居。平時他們便靠書信互相聯繫，閑談家庭近況，而華俄後裔絕大部份精通俄語，所以寫信均不需假手他人。我發覺他們家裏牆上還掛了不少定居蘇聯的親友的照片。現時也有不少華俄後裔申請到蘇聯探親，我探訪的其中一家的老太太，便剛從蘇聯的烏克蘭加盟共和國回來，老太太還叫兒子拿一個從蘇聯帶回來的黃番茄給我嚐嚐哩。

人說混血兒長得最漂亮

華俄後裔選擇結婚對象時亦多會先考慮自己族人，因為無論在語言、飲食、愛好方面大家都會比較接近，容易適應。舉例來說，他們便比當地漢族更注重衛生，經常洗澡，家裏打掃得乾乾淨淨；庭院打理得井井有條，男人下班回家大可腳子搖搖，甚麼也不用幹便嘆其世界。據說，有不少漢族男士還特別要娶華俄後裔少女為妻呢。

人說混血兒長得最漂亮，而我所見的華俄後裔確實有不少是靚仔靚女，長得眉清目秀，輪廓分明，是典型的「白馬王子」和「夢中女神」的形象。

通婚多為中國男性娶俄國女性

那何以額右旗特多華俄後裔呢？這還得追溯到清初康熙時代的陳年舊賬。康熙二十八年，即公元1689年，清政府與俄國簽訂《尼布楚條約》，以額爾古納河為中俄兩國界河，東面屬中國所有，而西面則歸入俄國版圖。這條條約雖然規定除獵戶外，兩國不得隨便越過界河，但也有一批原住民在這裏的俄國人歸入中國的戶口。及至甲午戰爭後，清廷欲聯俄制日，允許俄國在東北三省鋪設鐵路，將西伯利亞鐵路從滿洲里延伸至黑龍江、吉林而達海參崴，稱為「中東」鐵路，當時俄國招聘了不少華工前往俄國境內修築路軌，很多工人就在當地與俄國女子結婚，其後便返回額爾古納河東岸一帶定居。

另一個促成中國人與俄國人通婚的原因是在民國初期，內地如山東、河北一帶地區，遭受旱災，極為窮困，為了找尋生活，許多年青人聞到東北這個地廣人稀的地方來，希望藉這裏豐富的天然資源，締造一個比較好的生活條件，當地人稱為「闖關東」。事實上東北一帶盛產黃金，當時不少人士正是隨著尋金熱潮來到東北，其中有部份更到了俄國境內工作。據悉，在現今額爾古納河畔恩和哈達附近的西口子金礦遺址，在民國初年曾有上萬的採金礦工，大部份均從山東、河北而來，當時這裏還設有旅館、飯店、茶館……盛極一時。

1917年，俄國爆發十月革命，許多白俄貴族逃亡越過西伯利亞來到額爾古納河一帶，有部份更渡河進入中國境內定居；其後卅年代蘇聯曾發生大飢荒，不少人也東來到此找生活，他們的後代很自然便跟漢人通婚。由於東北的原居民不多，許多均是從內地「闖關東」去的年青壯漢，所以中俄通婚的多是中國男子娶俄國女子。



華俄後裔多長得眉清目秀，不乏靚仔靚女



祖孫三代誰最像俄羅斯人？



華俄後裔喜種盆栽，將家裏裝飾得如同「花店」一樣